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將 第四十回 八殿下三關借兵 眾英雄九龍鬥武

卻說寇準、柴玉、李御史、趙監軍等得旨，都來八王府中商議。准曰：「此乃奸人之計，若去必有不測。」柴玉曰：「聖上所命，豈敢推辭？」八王曰：「列位無憂，此行須從三關寨經過，見楊郡馬，借軍助行，保管無事。」准等大喜而退。」次日□大朝官入辭真宗。真宗曰：「卿等此去，為社稷計也，當謹慎行之。」八王等領命出朝，離京望三關進發，先遣哨馬報知六使。六使令孟良、焦贊於半路迎候。不日，八王與眾人將近梁門關，一彪軍馬攔路，乃是孟良、焦贊等，高叫曰：「來者莫非八殿下否？」八王近前曰：「是誰攔路？速報與郡馬知之。」孟良即下馬，伏於路旁曰：「蒙本官差遣，令小可謹候多日矣。」八王遂與眾官直進三關。又見一彪人馬來到，卻是六使自來迎接。八王見了六使，不勝之喜，並馬入帳中。□大朝官依次坐定。當下擺列酒席齊備，眾官舉杯而飲。

酒至半酣，六使起而問曰：「不知殿下與列公到此，有何見諭？」八王曰：「此來欲與郡馬商議一場大計。近因聖上欲定北番，不想奸臣王欽領旨，往見蕭后，後特獻九州圖籍，以息於戈。蕭后来表，必須□大朝官詣九龍飛虎谷，則可堅此議。聖命已下，著我等前往。想此乃是王欽好計，若只我等前去，正如羊入虎口，豈能保全？今特來借兵助往，以破番人之謀也。」六使答曰：「日前下官正待擒此賊，以除後患，不意從黃河渡而去。今既用此詐謀，欲欺本朝大臣，小可當以赴應，務取丑蠻圖籍以歸。」八王聽罷大喜曰：「有君調度，誠聖上之福。」是日，眾官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六使召過孟良、岳勝、焦贊、林鐵槍、宋鐵棒、姚鐵旗、董鐵鼓、丘珍、王琪、孟得、陳林、柴敢、郎千、郎萬、張蓋、劉超、李玉等二□余人，吩咐曰：「此行必要動干戈，汝眾人須用心保著朝臣前往。」岳勝曰：「本官所論雖是，倘北番認得我等，懷疑不來投降，豈不誤了大計乎？」六使曰：「我有計策教汝。每人擔箱子一隻，俱裝作隨侍之人，箱內藏著軍器，上面安頓朝冠衣服。又用竹筒兩節，上節貯水，下節藏槍棒，番人若問，只說帶水來飲。若無事則止；倘有不測，臨時機變而用。」岳勝等受計而退。

即日，八王辭卻六使，與眾臣離三關，逕望九龍飛虎谷進發。正值初冬天氣，寒風拂面，鴻雁聲悲，□大朝官於馬上見兩旁橫屍白骨交加，斷戟殘戈無數，八王歎曰：「昔漢、周於此交兵，使黎民肝腦塗地，見者無不慘然。」有詩為證：

兩岸猶存戰血紅，當年豪傑總成空。

行人於此重嗟問，惆悵西風夕照中。

此時消息已傳入北番，蕭后遣耶律學古為行營總管，部精兵一萬，先往等候。學古領命，率兵逕赴九龍飛虎谷，於正北下寨。次日，親往谷中巡視一遭，回軍中調牙將謝留、張猛曰：「我視其處，四下皆絕路，惟東邊一片平陽地，堪容五六百人，可於是地擺筵，以待其來，就中圖事。」謝留曰：「總管此計極高。」道來罷，人報□大朝官已到。耶律學古吩咐軍馬遠遠迴避，自出軍前迎接。八王與學古馬上施札曰：「汝主自議，要獻九州圖籍，將軍意下何如？」學古應曰：「陣前不是議和所在，明日當於軍中定奪。」八王應允而退，於正南安下營壘。

耶律學古回帳中，召謝、張商議曰：「吾明日要行楚霸王鴻門會上宴高祖故事，舞劍鬥藝，就筵中決個輸贏，汝二人宜用心立功。」謝留曰：「憑小可平生所學，定成總管此謀。」學古又召大尉韓君弼謂曰：「汝領勁兵一萬，於谷口埋伏，候有變動，即將宋臣圍定。」君弼領計而行。學古分遣已定，一面著人於谷口備辦筵席，一面差番卒持書詣宋營見八王曰：「總管有命，請列位大臣明日商議納降文書，並不得持寸刃相見。」八王得書看畢，亦回書與番卒不題。寇準進曰：「此行若非殿下有先見之明，帶得郡馬部下同來，決無善意。」八王曰：「今雖赴約，看他如何定議。」眾人即散。

次日，耶律學古於谷口等候，遙望塵土蕩起，宋臣各跨駿騎而來。將近面前，學古見無軍馬相從，心中暗喜，即邀眾人進谷中，相見已畢。學古恭請□大朝官，依次坐定。八王曰：「蕭娘娘肯歸順大朝，且不失為一國之主，誠乃蒼生之大幸也。」學古笑曰：「此意我娘娘本有，且請飲酒，從長計議。」因命番官進食，樂工品奏。是日，帳前大吹大擂，南北臣僚相會而飲。

時柴駙馬坐於左正席，學古頗認得，問曰：「此位莫非柴先生否？」柴玉聽得，即應聲曰：「學生正是，將軍有何高論？」學古曰：「汝記得先年進番家天字圖入中朝，被公改天字作未字，蕭后發怒而動兵戈？今日又有相會耶。」柴玉曰：「汝道差矣。我主上應天順人，不數年間克伏群雄，遂成一統之盛。惟汝北番，因距中朝太遠，未暇征討，致汝君臣屢生變亂，戕擾生民，震動皇威。天陣一破，北騎倒戈而遁，那時我主若馳驅直搗幽州，與汝主面取圖籍而歸。蓋緣我等不忍軍民再陷鋒鏑，竟勸班師。若蕭后知順逆之理，不聽狂夫所惑，傾心歸順，猶保一邦。不然，堂堂天朝，士馬精強，寧與外境稱孤哉？改天字圖之為，實出我手。事既往矣，何復言乎？」

學古被柴玉說了一遍，略有難色。又問於右正席寇準曰：「曾記咸平年間，進貢錦皮暖帳，被公沉埋不奏，以致兵革相尋，豈大臣為君謀乎？」寇準厲聲答曰：「我主上論治理政，且無暇日，那裡有心玩汝錦帳？今日欲與汝國結和議之盟，索九州圖籍來獻，何必講往事乎？」學古曰：「圖籍改日交割未遲，且教番官帳前舞劍，勸酒取樂。」八王曰：「頃言不許帶寸刃以隨，此又非鴻門宴上，何用舞劍為哉？」道未罷，謝留已應聲而出，手提長劍，於筵前抽舞。八王見勢頭不好，即叫：「隨侍者何在？」孟良激怒向前曰：「北兵能會舞劍，大宋豈無壯士耶？我亦對舞，聊助筵前一觀。」言罷，揮過利劍，與謝留兩相交舞。

耶律學古見孟良志氣昂昂，自思：「此人必是將家，不可與之鬥。」輒曰：「舞劍沒甚好處，且射箭為樂。」孟良曰：「要走馬射，穿楊射，隨汝意欲。」謝留曰：「走馬射柳，人所常見，須奇巧而射。」孟良曰：「何謂奇巧？」謝留曰：「將一個活人縛在柱上，連射三矢，能避者便為妙手。」孟良聽罷暗笑曰：「此賊要暗算我，先須殺之，以挫北番銳氣。」乃應曰：「那個先射？」謝留曰：「我先射。」孟良慨然允諾，自令人縛於柱上，叫曰：「任汝連放三矢。」八王等看見，各有懼色。謝留離筵前一望之地，手拈硬弓，一矢放去，被孟良緊緊咬住。第二矢向項下射到，又被孟良一手撥開。謝留驚慌，再放一矢，要射其腹，不想孟良有護心鏡，射之不入。□大朝官連聲喝采。

眾人解去其縛。孟良曰：「借汝與我試箭。」謝留無可奈何，亦被縛於柱上。孟良滿開雀弓，扣鏃射去，故意不中番官。謝留自思：「此人只會舞劍，不能射箭。」乃曰：「任汝再放二矢。」孟良又放一枝，正中項下。謝留應弦而絕。正是：

無能番士徒施勇，今日須教箭下亡。

耶律學古見謝留失手，大怒曰：「特要講和，何得相傷？」喝聲：「眾人擒捉！」只見筵前轉過番騎五六百，奮勇踏進。岳勝、焦贊等不勝怒激，各打開箱子、竹節，取出長槍短劍，一齊殺來，耶律學古知有提備，先自走了。眾騎被宋兵殺死一半。

孟良急保朝官出谷口，忽數聲炮響，韓君弼伏兵齊起，將谷口截住。岳勝恐北兵緊困，力戰欲出，怎禁得番兵矢石交下，人不能近。後面又是絕路，四下山崖壁立，正是：

虎落深坑無計出，龍墮鐵網智謀疏。